

必有濟

鞭打 拳打 椎打 木打 縛打 毆打

共八

73  
5105  
2



3  
5105  
8-2

歐打上



振威賊人剝劫咸陽吏韓彭秋致死實因被打挾財不

廣州扈聖龍金於仁老味毆打鄭福實致死實因被打

廣州朱光迪毆打金台史致死實因被打怒夫

安城柳重永毆打其妻李女致死實因被打情衰小蓄

尚州鄭夫望毆打朴台史致死實因被打怒夫列薪

善山李三得毆打林介金致死實因被打盜妻憎夫

義城丁奉益毆打林命金致死實因被打爭山伐喪

平山金大老味毆打金運石致死實因被打三檢被咬殺

兄警兩  
屍同檢

金川蔡有福木枕打嚴明世致死實因被打牙殺兄營店中行兇  
延安崔丑寬毆打鄭禹濟致死實因被打無親無證  
安岳景致先毆打黃彩圭致死實因初檢服毒覆三檢被打

三檢異案  
兩檢各證

毆打

振威賊人剽劫咸陽吏韓彭秋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致死男人韓彭秋屍體以醋糟清物洗身翻轉  
細細檢驗是手則額角穿骨印堂綻肉驚人慘目有不忍  
見賊手行兇極其慘毒是手所致死人韓彭秋今為六十  
餘歲老人而當其雪虐風饕行人路絕之時挾不共之財  
犯慢藏之戒隻身獨行致死賊徒躡後追蹤覘其單弱售  
其毒手則其為剽財殺斲無疑是手等以實因毆以  
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其子孟祖段既見其父之被殺屍  
體宜即蒼黃告官不遑他顧而往來故土跨翔來訴或補



歸報老母或慮上納之愆期遐土愚蠢雖不足責而實是  
天理人情之外是乎孫面任譏察輩之諉以空官不即馳  
報已極駭妄分叱不喻縱云路轉僵死只知其掩覆露處  
初不告官檢其屍體惟使田夫汲：歲埋掛傍立柱者作尋  
常致死兇賊不即掩捕者萬：痛惡各別嚴刑以懲日浚  
斷不可已是乎孫今於通衢大道之中有此戕殺剽竊之舉  
則事係變恠而本縣之殘枝疫隸難望其如意詞捕分叱  
不喻賊徒蹤跡不知伏在何方則有非一小邑跟捕所可  
周察是乎所此等殺越兇賊置而不報則將何以雪亡者  
之冤而禁暴亂之徒乎此實時急譏詞不容少緩者是乎

等以所在物件一從該吏書納件記茲以條列後錄以為  
憑檢為去乎鎮營良中發閱刻期譏捕俾得究覈之地為  
乎孫今此屍體既與尋常僵屍有異則事當如例覆檢是  
乎矣頭腦額上乃是必死之處而受椎傷痕若是狼藉則  
別無更檢之事是遣且屍親所告內其矣發狀不過明覈  
其逢賊被殺之真蹟以為雪恨報誓之誅而已則既過屢  
月之屍體多日未斂萬：切迫是如屢：泣訴是乎等以  
顧其情勢事理固然乙仍于同屍體段姑為斂殮是乎孫  
取招諸人段一併捉囚以待處分云：

廣州扈聖龍金於仁老味毆打鄭福實致死實因被打

曹啓辭扈聖龍金於仁老味等獄事段鄭福實之被打致死既在俄傾之間屍骸痕損俱係要害之處償命之律毫無可疑而只緣兩漢之互相推諉以至元犯之尚不勘斷是白乎矣道臣結語之以棄再竟前後供辭斷聖龍以元犯至以為先自犯手之後自料其罪闕傷殺別生奸詐呼來在覘之於仁老味假托相救暗畜分罪云者似得其情是白遣况其數乞租米推之含憾既為根因主人家打來之說自露真情則聖龍之敢以元無手犯等語漫漶粧撰欲為拖過時月僥倖免死之計者尤萬一免奪同罪人扈聖龍各別嚴訊期於輸情為白乎於仁老味段杖打足

踢渠雖自服生恟於聖龍威喝之言下手於福實昏絕之後則律文中致命傷為重之云恐非可援愈不喻一人致死二人償命論以獄體必無是理似當斷心首從之律是白乎矣但其矣初再招則或曰聖龍打倒厥漢而執髻或曰聖龍亂打厥漢已為幾死是如為白如乎及夫與聖龍面質之時則以為福宗坐於路上聖龍執髻摔曳云向所謂打倒幾死之福宗今何能坐於路上是白乎喻前後供辭未免差爽盤問歸一有不可已以此意分付何如

廣州朱光迪毆打金台史致死實因被打

道審理跋此獄段招引改通答歸金女則失妻之人無恠

其乘憤逞憾是白手矣毆打致死罪在先迪則按法之地固可以依律償命復何有容議者乎况此獄叅考各供元無枝節之可疑細閱脉錄又有痕損之明的則被告光迪雖欲掩殺傷之跡其可得乎蓋其鬪鬪之初先迪怒其失妻急於下手松枝木履左取右挈只知奸婆之可疑不耐血憤挑激則當其時也渠未必分別緊歇商量下手是白去乙先迪前後之供臂臀亂打無難自服胎助毆傷終事掩諱已見吞吐粧撰之跡忿不喻鬪場緊打已有公證之明告厥女自撞不過元犯之詐供先迪之殺金女一歎不待多卞而可知是如手原其本事而論之有夫村女之德

患引匿固為金女之怨習責現逃妻而爭詰鬪毆即是男子之常情而末稍金女之不幸致死則其積憤所發毒手猛毆終不可自掩是白手所獄案既成公法難貸依式同推期於得情是白齋

安城柳重彩毆打其妻李女致死實因被打

曹啓辭柳重彩獄事段以實因則顛門圻而血汴湧者決至致命而復有左脇之青紫微硬是白遣以詞證則咸京位既以元犯至親况又居在比鄰尺許木狼藉毆打之狀既曰叅聞則乃是公證卽此數者已為斲而且以渠供推之平時之或逐或毆已成伎倆伊日之手犯拳毆不敢全

諱忿不喻結髻之好既衰於小艾之蓄竊鉄之疑更激於  
疋木之失用力下手勢亦必至是自乎旒至於飲酒一欵  
乃是被告者之例談而大場之突出猶可諉以服毒顛門  
之圻裂亦何關於飲酒乎似此獄情恐無可疑罪人柳重  
彩另飭推官期於輸欵之意分付道臣何如

尚州鄭夫望毆打朴台史致死實因被打

道啓要語內鄭俱無恩怨各招未必扶抑而應振則皆以  
為無所犯夫望則必以為無數亂打畢境解份之舉必待  
夫望之父則甚為正犯非渠伊誰蓄憾於一束之菊移怒  
於下機之妻爭端是微手勢轉毒如椽之木折為兩端被

損之痕殆無完膚戕害之心既如彼兇罔毆打之跡又若  
是狼藉償命一欵又非可論云

曹啓要語起爭刈薪之事草管人命之重既打其夫又毆  
其妻遂使懷孕之女乃有致命之慘年未弱冠兇悖若此  
可謂天生獰頑之物各別嚴訊斯速取服何如

判付內尚州因鄭夫望之獄一言而蔽之曰刑官言當所謂  
稂莠不鋌嘉穀不茂凶民不去良民不安云者觀到真境  
筆端無舌乙仍于近於似此獄案多因此數句是如乎夫  
望雖曰悖惡漢子因渠一人一時兇悖之舉幾乎三箇人命  
之致傷一人之死猶償其命况兩命乎仍推一欵似無更議

而難度者獄情令道伯嚴飭同推別加究理於言外之意如  
有一分可執之端頂卽報來事嚴飭該牧使處事分付云：

善山李三得毆打林介全致死實因被打

道啓要語一言始聞之聲貴才聽之數次足搥之狀守卅  
見之灌藥救病可知犯手跡脫冠邀醫生恻之意而三得  
與守卅有私已久因事惹鬧姿意毆打不日致死難免償  
命嚴訊取服云

判付善山李三得獄事醉怒僧頑忽移解紛之人足搥囊  
虛難掩加手之痛况其盜妻僧夫之憾當着乘機下手之  
際手畢境奸淫之真贓尤為殺死之鉄案則潛通與否不

必另查而殺獄至重令新道伯出意見詳考文案論理狀  
聞後稟處

道查要語被傷要害不過頭部之見血腎阜之微痕而見  
血者未嘗犯骨微痕則止於夏史因此致死宜無是理毆  
鬪之餘氣必恚鬱沆酒之屬喫或格滯手加囊尻頗似腹  
痛之樣口吐沆沫宛是瘧氣之症以此致命亦或成說詳  
考文案細究情跡不可擬以惟輕之典亦不可置諸必死  
之科云

曹啓要語以言乎獄體則相鬪之人死在翌朝檢屍之前  
先為逃避形迹之無疑如彼其昭著也以言乎獄情則既



曰被打實因之傷處未的既曰相鬪而傍觀之詞證無人  
獄案之可疑如此其點點也更加窮覈狀聞何如

道查要語臣之前啓中沱酒膈滯挾疾氣升云者蓋慮聞  
毆之餘因恚成疾而今招中放溺添袴又似臟風腎絕之  
症先入之見或疑膈塞新得之證有類中傷介金之死似  
不專由於被打而若非三得之爭鬪決無介金之致命云

義城丁奉蓋毆打林命金致死實因被打

道啓要語深夜山谷忽地伐甚各自盛氣拚得性命而前  
摔髮雖是宗甲從後撞背卽一奉蓋卽時被打午時致命  
則行兇之慘毒可以推知而既無一毫之疑難追三尺之律云

道查要語傷痕係是必死致命無異當下戕殺之實不啻  
明白首從之別終難執定而林用文之招終始毆打者着  
祭服稍老身長之人云老而長者果是奉蓋則只此一句  
證招足為十分斷案揆以情法別無疑端云

秋堂意見實因不為不明詞證不為不備而以元犯無所  
指的人皆畜生供亦屢幻舉枉倒觸之說崖危跌壓之疑  
將使九地之冤永抱幽鬱三尺之嚴未免撓奪則法貴守  
經何因不然而獄慮生奸此案尤甚吾何據當渠供既輸  
覓給藥物真贓易露依前同推何如

別諭義城囚丁奉蓋之獄嶺俗爭山誠一痼習况伐人喪

車繫法禁各聚徒黨相與鬪闕上山者只知向前在山者必欲截後無論彼此主喪者倡之助勢者繼焉半夜昏黑一場廝殺則畢境致死者不知撞着於何人之打錫誰某之兇械奉蓋之為元犯特喪主也先導也然其伐喪之時既無一箇公眼此邊之看證彼邊之指告卒皆携貳終未歸一雖以屍親所傳死者之言論之或單指奉蓋或並舉宗甲正用末又捨正用而引宗甲一招二招變幻無常則其將何所據而決斷乎命金致命固知其不出於三漢之手而先後輕重屢遭窮查迄未查得則奉蓋之獨歸元犯連加嚴訊恐非審克之道奉蓋刑放

平山金隱老未毆打金運石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蓋兩人殺死出於二日之內者萬一驚悸先取諸招次檢屍身其所致命別無完著可執之端是乎矣茅其草同溺死之日屍親諸人一時並出結傳運石迭相辭打之狀干證車莫男等丁寧目覩愈不喻且以檢驗時所見言之良置眇睺被縛之痕極其狼藉其他傷損亦甚分明其為被打明若觀火是乎乃所著傷痕既非要害速死之處而被打翌日遽爾殞命者實為疑恠或慮服毒致死試觀銀尖則色不變過覓藥痕亦不可得可知非服毒是遣屍體雖無顯著致死之傷處是乎乃草同之叔侄與四寸等六七

人及聞草同溺死之報突出結縛扶曳蹴踏毆打勢所必至  
如斯之際安知內傷要害因以致命是詠當初無病之人既無  
服毒之事而被打翌日仍為致死則其兩內傷的然無疑是乎  
等以實因毆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詠多人亂打之際其所  
首犯今難摘得而其中金大隱老味最先出去之意渠既  
納招僉不喻以紳柄木毆打迨石之說既發於諸證之招  
則渠雖發明為遁首犯是乎詠金守先金加把里金於斗先  
金萬春金惟每等段置既為合力結縛則揆以常情亦不無  
共毆之理是乎等以並與干連諸人著枷拘留以待覆檢為  
乎詠行兇紳柄木畜盡上使覆檢官以隣近邑迨安府使

請移為乎詠府使自此還官云云

三檢結辭今此金迨石屍身况拭看審則仰面段骨節已  
離皮肉盡消腹部下體雖未及盡腐而若欲執定傷處則  
初無一庫疑似處是乎所此或始有可執之傷處而今已  
屍腐無可模捉是乎喻左肩胛皮脫之下尚有一點肉恰  
如病馬昔瘡之贅肉紫赤堅韌顯有不腐之意而團圓形  
體僅如博具之將片是遣合面段置亦宜如法翻轉而已  
離之骨節盡消之皮肉一動手則皆將散剝難措分此不  
喻頭部則必當各堆目下所見誠有所忍者故屍親處申  
問其背後傷痕有無而答以無有然後合面段不得行檢

為手捺皮脫肉消之後有難以一片惡肉執為致命之傷  
痕是乎矣金迺石之致命於被傳之翌日決無無故致死  
之理而所謂被打之痕則一無可憑如上論列被咬之處  
不但韓台史之自服如此渾身中可驗之傷處只在肩胛  
尚有可執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咬致死懸錄為手捺屍  
親之招專以金大隱老味之打婦重而迺石之父望及之  
招以為六人并打迺石之子宗福之招又以為生憎於大  
隱老味之發告是云云則屍親之胡亂無主定亦可惟知  
然則所謂五人不過是結縛時助力者至於被告之大隱  
老味段置今此三檢時傷痕未執而只執咬處則大隱老

味雖或有下手之事是良置今難持跡定罪而實因既以  
被咬則韓台史當為正犯是置其夫之意外致命由於金  
迺石則目見警人無論其打與咬必欲甘心亦是常情是  
遣一口之咬毒不啻眾手之散打迺石之致命安知不由  
於此無寬錄有曰眾打最難定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  
痕皆可致命則項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致命云爾則今  
此屍身打痕無驗咬為重處此所以韓台史之斬為正犯  
是乎所檢官但識三尺不敢容有他見而輕為傳生之說  
是乎矣大典曰其父與人鬪而被咬腐傷致死於六十日  
之後其子女與婦擅殺讎人者其子只用擅殺本律其婦

女分揀是如為有置為其妻者之欲報夫讐豈異於其子  
與女乎有可以傍照故猥陳微見為乎拈合面之不為行  
檢雖出於萬不獲已而妄行格外之事此一欺惶恐待勘  
為乎拈屍體段還八舊處灰印封標使之守置應問各人  
等出付本府刑鎖郡守自此還官云云

四檢結辯大凡殺獄有檢見焉有詞證焉有事情焉三者  
準備然後可無起晦之端是在如中今此運石屍身一檢  
二檢至於三檢之後有四檢以日計之殆近一念之久矣  
渾身之皮肉舉皆消化只存白骨此果無憑檢之屍然而  
慎獄體重不敢少忽以法物澆洗後用手揣捏詳細看審

則沿身上下骨無傷損皮無接着無一毫指點可疑之處  
是乎所檢見若此無憑致命實因難以執定是乎矣以詞  
證言之干證車莫男等三招中以金大隱老味之拳打足  
踢丁寧質言是遣以事情論之金大隱老味聞其兄溺死  
之報知其為運石之推溺而倡卒諸族直到結縛則結縛  
之間肆忿踢打勢所必至是乎拈以事理揣之拳打足踢  
撞着於要害虛恟處則二日之內致命殊甚無惟皮內已  
消化之後痕損之不存亦為固然愈不喻屍親金宗卜等招  
內運石被打翌日嘔血致死云云者與干證踢打之供脛  
然相合是如乎蓋檢無憑論斷實因事近透闊是乎乃屍

身依例開檢各人具格取招之後不可無實因二字而運石之被打致死詞證則具備事情則的確事理則當然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諱金大隱老味段縱然以從容結縛初無下手等語極言發明狼藉結縛之狀屍親金宗福在傍目視干證車莫男等明白立證渠雖喙長三尺正犯之科烏可得以倖遁是乎乙喻當初草同之溺死也渠不得目覩亦無某人指的之言而起疑於數日之間運石詬辱之說公肆縛打者萬、叵測以此事狀多般究問而只曰被溺於運石丁寧無疑是如為卧乎此則宜乎判斷於草同檢驗之秋乙仍于不為深究以金大

隱老味正犯錄上為去乎叅商處分教是乎諱韓台史段渠以口咬肩胛鉏柄打腮又從以鉚柄木揮打是如手問納供者與干連所招無所差錯是乎乃所謂鉚柄木推納者審則長為四尺徑為六寸堅如金石則以此打人輕可肉拆重可骨折而元無皮接骨損之處則弱女之揮打必不深重可知是如乎韓台史與金加把里金於斗光金萬春金恠每金守光等並只干犯懸錄為乎諱其他干證諸人別無更問之端一體還囚本府獄以待處分屍體依例灰印封標郡守自此還官云云

道臣題辭殺獄之疑晦何恨而豈有如此獄之節、殊常

終難下語者乎初檢之左肩胛咬傷右肩胛打痕初非速  
死要害之處而不言傷處緊歇硬定被打之實因者已不  
無其然之疑是遣韓台史齒咬手打自脈證招俱為分明  
而大隱老味之先打與否諸人證招既無可據則只據死  
親之所告斷為打殺之正犯者亦未知十分穩當而覆檢之  
脰腫傷痕既如彼顯著則明是致命之緊處似無起疑之  
端是乎矣翌日致命之痕損既甚狼藉於脰腫則肉色  
分寸完然明白必無不現於初檢始現於覆檢之理而以  
此或存或無之傷處斷定翌日致命之實因終有欠於審  
克之政使之三檢而及到三檢肩胛微傷至腐爛而猶存

脰腫重處肉未消而沒痕蓋目下既無打傷之跡肩 upper 明  
有齒咬之痕分此不喻大隱老味之手犯證招別無可稽  
韓台史之齒咬自脈不啻丁寧故不得不三檢所以一變  
初檢以韓台史為正犯以被咬為實因是乎乃凡咬傷毒  
氣所着曠日彌留濃水淹浸皮肉損爛然後乃至致命此  
是法文之所載是如乎今以頭處咬傷歸之翌日之致命  
揆以事理萬無近似不得已使之四檢若論緊重之傷則  
貼骨不腐虫不能食者即又無冤錄明檢而皮肉已盡消  
化無論傷處緊歇俱皆無跡可尋則向來肩胛之咬傷其  
非致死之實因明矣覆檢脰腫之痕損又何忽視而忽無也

金宗福初檢之招則曰草同之斧及四寸三兄弟結傳其  
父無數毆打金加把里追後來到以鉶柄亂打是如是遣  
覆檢之招則曰大隱老味以加乃柄亂打金守光等以鉶  
柄及稜打亂打是如為孫更招曰五人一齊下手而大隱  
老味首倡故以大隱老味發告是如是遣四檢之招則曰  
韓台史等五人次茅突入共力毆打是如為孫車莫男等  
初檢之招則曰草同之生斧及四寸三兄弟其叔守光以  
鉶柄木毆打之狀果為目覩誰某先犯不知而其所毆打  
只是肩胛間初無猛打之事是如是遣覆檢之招則曰大  
隱老味與其四寸三兄弟以加乃柄毆打而首犯誰某不

知是如是遣莫男與大隱老味面質之招曰大隱老味打  
類曳髻是如是遣三檢之招則曰韓台史以鉶柄木毆打  
所見不過如斯而迤石之父與子俱言被打於大隱老味  
處是如故只聞此言是如是遣更招則曰以鉶柄木毆打  
的實而其矣等歸家大隱<sup>老</sup>味又為毆打是隱喻不能詳知  
是如是遣三招則曰韓台史以鉶柄木亂打大隱老味先  
為批類或為拳打或為足踢之狀果為叅見是如為卧手  
所迤石之死既由於草同則草同之溺死雖未知迤石之  
的然推擠迤石投擠之說既問於草同等諸人則大隱老  
味以同氣之至情不勝悲痛之心其所拳毆而足踢不



是理事是去乙屍親叅證前後諸招屢幻其說每二相反者固有疑眩而今於四檢乃以踢打丁寧立證所謂立證雖不可盡信而傷處既無的見則證招猶可憑驗故不得不四檢所以以老味為正犯以被打為實因者也今則實因正犯與初覆同至于四檢三案同然則實因之被打不可謂初覆之誤着運石之致死不可謂老味之無犯固當定為斷案依律償命是乎乃其兄溺死既知由於運石則其弟至痛宜不可於反兵論以人情猶為可恕之端分此不喻從古殺獄以來實因正犯如是沒着落而未有成獄者傳生雖難遽議置死能不過當乎以松禾縣監殷栗縣

監查官差定為去手此杖肯蔡全在於草同被溺自溺之分草同初檢時車莫男等諸人得聞被溺之說於運石之自吐是如是遣覆檢之招則何辭發明之說得聞於運石是如為白置前後所供雖不矛盾語涉模糊終不歸一身為約日會查應問各人一併捧招為手矣如不直招或有抵賴之狀是去等箇：嚴刑究問叅以四度文案各具意見論報為初檢案實因既謂被打又於結語謂之內傷的然無疑既曰被打又曰內傷者已近混圖且欠別白齒咬手打韓台史言：自服則金宗福之必以大隱老味發告者似不無隱情而至於此一款初覆檢之俱闕發問

大失慎獄之體覆檢之不試銀釵亦難免踈畧三四檢之不檢合面雖有結辭其由終非行檢之應式有闕後槩不可無警當該刑吏一併附過以待行查為孫干連各人段依前嚴因功隣及面任等姑為保放屍體出給埋葬事查官結辭大抵此獄冒蔡全在於金草同自溺被溺之分是乎乃此事既出於金迺石金草同兩人之只在垆上之時則無人可證無處可問此等疑晦之獄只取諸招之冒蔡叅入人情之固然因以新定者有之矣以莫男馬每宅等招觀之則草同被溺之說親問於迺石云者雖不可準信其中莫男與迺石同壻之間家又隔隣則其妻兄穿同婚

兩人朝夕來往情誼相好推此可知並與宗福顧護掩諱猶可為也而豈可以無根之說反有謀害於被打致死之迺石乎不過以耳聞從實直告是乎孫論以人情以不赴役之一微事豈有故欲殺死之心而但乘醉爭詬是如可推擠溺死不是異事則上項車莫男等之招果非虛矣龔除良迺石之子宗福招內渠父垆上高聲大呼之時得問草同沐浴而溺死之說是遣渠父歸家後更不言此等之說云者草同若是沐浴而致死迺石又如暖昧而被打則一縷未絕之前此等冤痛之言想不絕於口而在家無聞者於此一事可謂被溺之新案是乎孫以金迺石獄事論之

既不得行檢只將文案及各人等招辭而行查則被傷之  
輕重證驗之如何實難擬議而所可憑者詞證所可參者  
情跡而應問各人處反覆究問是乎則金運石結傳後韓台  
史挺身獨當無數毆打云是遣金大隱老味金加把里金  
於斗先金萬春金恠每等段以初無犯手一辭牢諱為卧  
乎所以死親金宗福招觀之金大隱老味非但先犯拳毆  
足踢繼又杖打之狀矣身既已目擊則為矣身復父讎之  
心何可舍彼其真犯大隱老味而移擬於打鬚交臂之韓女  
乎云爾則揆以人情叅以事理有何隱情而必欲以不當  
之大隱老味為元犯乎以此推之宗福之招果是的實而

况膏肓乃一身之緊關重處一次足踢卽地致命者亦在  
焉則猶重於持杖亂打從以韓台史之鋤柄打之金加把  
里等年健頑惡之類乘憤踢打迭相着身則渠非木石能  
不速死乎屢次檢驗雖云無大段傷痕被打翌日嘔血而  
死者豈非內傷則然乎以此以彼運石之死可謂被打致  
死的實是乎竊于證事莫男車馬每宅等招內運石結縛  
之後金大隱老味先犯毆打韓台史繼以鋤柄打頰齒咬  
肩胛金斗先等三人亦為毆打是如明白納招是乎所韓  
台史雖曰咬打力殘女子決無極毒之理是遣金大隱老  
味段渠既先犯忿除良况遭同氣間意外暴死之變其所

乘憤毆打不有餘地明若觀火到此地頭渠雖欲死中求生粧撲發明烏可免乎犯之律是乎弥至若韓台史段雖曰被打咬噬以弱手殘力豈有毒打致命之舉而挺身突出必欲擔當者能知其甘受報夫警之輕律為免媿同生之重科丁寧無起是乎弥金於斗光金萬春金恠每金加把里等段置為至親助力犯手或不是異事是乎矣私自毆打亦不可無罪是乎弥慎獄體之道以查官之草：淺見不可輕議是乎矣而獄情跡既如此故畧陳梗槩惟在處分云云

道臣題辭此獄之至于四檢而猶未決折別為查報者非

但骨腫傷處忽見忽無參證諸供前後矛盾迤石之擠溺草同老味之打殺迤石之互相吞吐終未歸一故必欲十分玆覈更驗檢庭之諸招是加尼迤石之擠溺草同一款車莫男車馬每宅或以迤石之查頓或以迤石之同婿猶不得掩諱終以所聞迤石者直陳則迤石之擠溺草同更無可疑是乎所老味之毆打迤石莫男馬每宅等初覈檢三四檢之招終不明白立證則今以查庭所供中拳毆足踢等况不可斷然歸之於打殺之科是乎乃叅以人情以為兄復讎之心當初結縛既是悲憤中所為則必無只為估傳而終不無犯手之理若非傳而打之打又踢之終至要

害之重傷則無病之運石緣何以翌日致命乎草同之死既出運石之手運石之死又由草同之斧則擅殺警人之律似無子與弟之分而在兄弟則既無法文之可論其在審克之道不可遽議於惟輕以四檢官仍定同推官為去乎此時同推不當如例舉行以待會推之時打殺情節期於輸款為初檢時看審醬缸未泔水灌口之說似有苗脉而初檢則初不提論查官則既發其端而亦不覈實者俱有疎忽之失而初檢官之其他忽畧已論於四檢題辭中是遣三檢之以肩脚咬傷執定翌日致命之實因有違法文亦涉率爾初三檢官刑吏用刑後着加上使兩查官刑

吏及四檢題辭中所論覈四檢官刑吏並只附過為在果同推時未泔水灌口委折查問於屍親及韓台史大隱老味等處為手跡干犯韓台史咬齒既出不共戴之義而正犯已歸於老味則初無可罪其外干連各人俱無可問並放送為手矣韓台史段同推時更為捉來推問事

金川蔡有福木打嚴世明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今此屍親所置彥瑛狹窄且暗展轉不得乙仍于出置庭畔板上以醋糟等相當法物左右翻身多般試之按摩詳察則左耳上偏左下有打傷處一庫而橫長以周尺一寸一分穴深四分色暫黑柔軟是遣此外渾身無

可疑執頭處而齒堅口微開有溺汚內衣脰合於無寃錄  
被打致死條是如手實因毆以被打致死懸錄為有在果  
殺人刑名事面既重情態不一其所審慎尤不當一毫踈  
忽今此實因若是分明則獄情無疑是乎所發問目多般  
取招則當初卮倉還穀受來之日是在初四日夕蔡有福  
與嚴世明飲酒大醉同行到松都地大川村金呂興家止  
宿之際有福以其腰間所佩錢兩之乘耗見夫始起鬧端  
轉成言語是乎所有福激憤於世明酗酒之辱以其所枕  
之木打之昏夜之中者知是愚氓全沒知覺之致既以致死  
則焉適當律是乎祿應問中金永明嚴時老味等段以致

死人世明之至親目仔其被打流血之狀則宜卽得矢厚  
累不使之觸風是去等媿其他境主人之厭告伊日夜風  
雨兼雪寒威嚴慄山谷間數十里擔舁而來雖非要害之  
傷是良置以其觸風失涉論之其卽死也明矣不使挽留  
救治只見主人之顧私者雖出於常漢輩無識之致不可  
全然無罪之是乎祿主人金呂興段見其傷處之非細駁  
逐於風雨之中者論以人情極為無狀不可以他境人置  
而不論是乎祿其他各人等招辭段一如所供終無差錯  
是乎祿切隣段獄情之緊關是乎祿同世明擔舁不來尋  
向有福之家是如可未及其家路中殞命是乎則只是率

來人金采明嚴時老味擔舁軍趙卜世高卜春宋守奉等之所睹所供是手等以同初隣段以此懸錄為手祿行兇兇仗定將杖持來於金呂興家示之蔡有福則以為果是厥木枕是如故同木枕番形上使為手祿屍體段違入舊處灰印棘圍使其里任等逢守置應問各人段並嚴囚本郡獄以待覆檢官云云

覆檢結辭前件致死人嚴世明屍體用法物者審按摩則仰合身上別無可疑處而偏左下左耳上有被打裂柝處一庫橫長以周尺一寸一分廣四分深四分是手所此是要害速死處愈不喻溺汚內衣亦合於無冤錄被打条是

手祿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在果大元成獄之法傷處分明詞證具備然後可無幽明之寃而今此獄事干證據於屯等三人之皆以為有福行兇時木枕毆打光景丁寧目覩是如是遣正犯有福亦以毆打再次納招不敢隱諱則償命之律更無可論第此有福所供中以世明被打時投諸木枕偶然當著而致傷冒風擔行之路觸風仍死是如漫漶為說者此雖出於死中求生之計是手乃苟寃其實則可為欲巧而反拙誠極苟且各別嚴刑從實輸款斷不可已是手祿大川店主金呂興段雖以益加調攝之意為言是如為手乃世明被打既在渠家而至於重傷昏

瞽不省之病駭不為挽攝以致路中殞死之境者其在重  
人命巖獄体之道不可全然無罪是乎旆朴於屯李奉刈  
劉貴高等段擔來世明可謂隣居之誼而見其病重之狀  
急於歸來不使留置救療輕先擔來者亦甚可駭是乎旆  
當初死親巖福准之自大川擔來其子世明之病駭也到  
于松都烏尔里村以病勢之危急欲以救療借其溫燠則  
固當許接而烏尔村民之恐厭其死不借轉送究其人心  
極為可惡此村頭頭人事當捉來推問而既在他道故不  
得舉論為乎旆大川居金呂興楊老味段置與朴於屯等  
同為擔來則亦當取招而別無緊切既問其父且在此道不

為推問是乎旆松亭村擔昇人所謂名不知李哥梁哥兩  
漢既出於金四得之招則所當一體推問而方痛染病云  
故不得取招為乎旆坊隣初問之際擔屍人趙中世高卜  
春宋守奉等亦為待令為乎旆此等三人既以干連捧招  
則不必以坊隣更問是乎等以同坊隣不為懸錄云云  
道臣題辭殺獄償命專以傷處證招為重而耳上之傷處  
既如是很藉則致命之要害初無可論於屯之證招又如  
是明白則鬪鬪之事實如執左契是如乎雖以正犯蔡有  
福之招觀之偶然撞着之說慮有觸風之患云者隱然有  
一分自解之意而投打木枕耳上流血既不得發明分此



不喻按之骨見坼傷之痕相符於檢驗付餅綿灸救護之  
狀已輸於平問則成獄一歎更無可疑是乎所醉中詬辱  
初非激憤之大事既失錢莫卜誰某之所為則殺越人  
命胡至此極人中心痕決是相聞之所傷脫身逃匿尤涉  
形迹之可疑論其情狀節之兇悍以府使仍定同推官為  
去手約日會推期於輸款為弥同八店幙之十餘人既知  
相鬪事則緊證無過於此而只問朴於屯不及於當問數  
人是遣對檢各人之捧招初不姓名之列錄以致未後之  
無考行檢日之錯誤傷處下之缺字大是初檢之不審屍  
側女人隨來於傳替之時則被打時根曰殞命時光景必

有所知是去乙宜問而不問踈畧之失初覆檢同然當該  
刑吏嚴刑一次僅附過為弥金呂興段既知病勢之甚重而不  
使留置而救療造給擔輿發軍促去以致觸冒風雪金厚  
三段不為挽留終使殞命於路者揆以人情寧有是理此  
不可不嚴治並只嚴刑一次牒報此外干連諸人元犯所  
供既甚丁寧更無可問之端并放送屍體出給埋置事

迨安崔丑寬毆打鄭禹濟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上項鄭初雲以無病之人一夜間殞命而既無  
屍親只緣尊位發告以至行檢其所審慎比他尤別鄭初  
雲屍身出置通明處先用銀釵釵色不變故多試法物手

自按摩翻轉詳審是乎則偏右傷痕眉間皮擦不啻完然而  
腦後即是必死之處其傷處雖不至於骨裂肉綻以葱白  
付之移時開視則其色紫黯團圓稍大明是毒手之撞着  
是遣纓絕髮落衣服破裂莫非推擠之形跡是如乎崔丑  
寬失妻之後懷怨於楚雲之招引常有逞憤之心是如可  
見楚雲之來與其兄偕往及其執捉之時乘憤毆打勢所  
必至楚雲在弘大家時少無疾病又無傷處而被捉於丑  
寬後不過半晌之間諸般傷痕若是其狼藉此豈非丑寬  
之所犯乎及其開檢之時屍身口眼之開髮髻之亂衣服  
之不齊兩手之不拳肚皮之不脹等諸驗節：脗合於無

寬錄被打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是乎孫  
崔弘義與其弟雖為同姓丑寬先犯之說已發於洪益濟之  
招而必欲甘心於楚雲者乃是丑寬則丑寬當為元犯弘  
義自歸干犯是乎孫蓋獄體實因分明詞證俱備然後可  
以斬案而今此看證人李弘大洪益濟等或曰全然不知  
或曰只聞傳說云者究其情狀萬萬巧惡是乎孫屍親既  
未及來到則面報當為此獄之肯綮而尊位趙守玉初既  
稽報諸般獄情一併隱諱者尤極可痛是乎孫尊位既報  
之後本府留鄉之又為稽報者亦涉慢忽是乎孫蓋此獄事  
推以事理則鄭楚雲以老殘之人薄著飢餒不病而死亦

非異事崔丑寬既有捉去呈官之意則亦無毒手打殺之理是乎矣在李弘大家時所無之傷處忽出於半日之內衣破纓絕則毆打之跡明白無疑為丑寬者雖喙長三尺何以發明乎申世太當為此獄之緊證而年迫八十未由盤問是乎孫鄭楚雲本以京城之人其父子息居生於孔德里故李弘大已為通計云屍親非久當下來而楚雲既無牌故後名不得書填是乎孫屍體段還入房中灰印封標使之守直而應問各人等一併嚴因本府獄覆檢官以金川郡守移文請來云云

道臣題辭殺獄論折之法實因詞證或未歸一則究其情迹叅互決折者此固審克之意而至若此獄段腦後傷之狼藉果是必死之實因分比不喻招引其妻久致積憤之繆中推尋其跡必欲逢場之逞毒則弘大家相詰之時已至牽出之境石上村駐曳之時豈有不打之理哉又其由我二字無異承款則實因既如彼明的情迹又如是難掩雖無詞證之叅見行兇之兇仗我殺一款渠何敢發明乎誘引有夫之妻自有當勘之律鄭哥之生前所為雖可謂殺之無惜而惟彼丑寬不勝血氣之憤徑下兇毒之手使此年老飢凍之人至於揮撲顛仆之境則其氣力之虧盡已由於駭逐傷損之深重可驗於嘔逆以此以彼新案已成

依律償命無容更議以郡守仍定同推官為去手待用刑約日會推期於得情崔弘義段目見其扶曳衣裂之狀而初不挽解之從以推背便是助虐一體嚴刑取招牒報為捺其外各人別無可問之端並卽放送為捺稽報之尊位及留鄉段同推時各決杖三十度放送鄭哥之有子在京弘大既熟知則姜北京之不得推尋云者終涉可疑亦為取招屍體立標埋置以待屍親之來推為手矣弘大既知鄭哥之住孔德又識其子之面目則推尋一路惟在弘大而邀方之人勢難遍尋乙仍于抵京北圻營移文茲以成送與弘大眼同尋覓浚形止牒報事

安岳景致先毆打黃彩圭致死實因初檢服毒覆三檢被打

覆檢結辭左肩胛血瘡色紫處右後胎下紫赤城暈處明是被打之傷也左肩雖緊歇處檢其形症則自左頰下直抵肩上市肉最為浮大此必肩上市之毒氣畜積向上而然則是亦重傷之痕也法文曰雖歇處傷重則死今黃彩圭以老殘人雖有一於此固可致命况浚肋下頸出之傷亦在要害處則其死也必有此兩庫是手所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而至若頂心及顛門血紅實為可疑法文曰允傷下部之人其痕皆現於上又曰腎囊傷破顛門血紅云故

下部及腎囊別加審察是乎孫無他顯著之痕恐是後肋之傷上現於頂心顙門是乎喻未知其所崇是乎孫叅以諸供又見傷痕則黃彩圭之死專由於景致光之所打而致光敢生死中求生之計全以不知不打為言是乎乃慎受擔移實犯之斷案行賂掩跡生恟之本證雖欲粧撻節節錯落言言窘迫渠安敢發明乎正犯段以景致光懸錄景太英段係是以父證子故不為取招云云

三檢結辭今此屍身已經兩檢為日稍久仰面之面部以下諸處舉皆青黑向腐而左肩胛上上色紫黯處圍圍長已過七寸按之堅硬明是打傷之痕是遣合面之右後肋

肋肉色青黑者宛脰不起比他向腐處似有間焉愈不喻屍親等諸招既曰彩圭生前痛其腰胎云云則尤是開念處故屢以法物多般清洗按指柔軟似不可以被傷處執定是乎孫蓋以諸屍親招辭觀之同彩圭平日畧有咳嗽之症年過六十則其老殘之狀可以推知雖以如干笞杖堅打某處極足以致命是去等况以松木杖重打肩胛者是乎孫法文曰雖歇處被打至重者傷處紫黯今此傷處已合法文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孫景致光段得聞先山偷葬之說作靈持杖及其上山逢人即打亦是常漢之例事而致光所謂元無手執一物而去云者萬不成

說是遣且以就三之招觀之致光先打其矣身次打彩圭  
是如丁寧納招而就三之面部傷痕至今顯著是乎所昏  
夜亂踏之中諸人四散彩圭獨坐安得卞其老少而取捨  
乎彩圭之同時被打勢所必至至正犯段以景致光懸錄  
為乎弥張鴻燁之居間勸和黃彩中之從中捧賂並不可  
無徵云々

道臣題辭凡係殺獄檢驗詞證之外又有可以事理推知  
者是如乎黃彩圭雖曰年過六十山上往來之後必無公  
然致命之理是遣景致光渠雖以初不見彩圭倮之發明聞  
其偷竊之變遑急上山之際勿論老少逢人必打此是自然

之理勢則其所謂初不見等語不過為死中求生之計而  
粧模納招者則今此彩圭之致死非因致光之本打而更  
由誰也致光之為正犯明若觀火是去乙初檢之謂無傷  
處而以服毒致死遽而實因者誠涉可訝凡人之被打致  
死者初檢時其被傷處豈有不為形見之理是弥且服毒  
二字觀於諸招既無苗脉之可尋則忽以服毒懸錄者終  
有不審之失殺獄何等重大而有此實因之大段遠錯當  
該刑吏刑推究問次捉上為乎弥覆三檢之被打實因既  
如是明白則更無可疑之端矣不喻當初彩圭之昇病投  
托于致光家時若如致死發明之招而初無彩圭接見之

事則必無頓受之理是旃且於就三之招而為渠之被打  
於致先之時則昏倒不省而又聞彩圭哀之聲云云彩  
圭之被打於致先而發疾苦之聲者自可推知是旃彩圭  
死後大生恐懼至送錢兩以為私和之計則其所親犯手  
勢毆打致殞者可謂十分無疑是遣且致先之持去木杖  
其大其小雖未可知左肩胛被打處圍圓長又至七寸餘  
則此與法文所謂雖歇後處傷重則死之語之為脗合此  
獄之必成致先為正犯更無可論覆三檢官約日會推以為  
窮查取服之地為旃黃衫中之潛自受賂張鳴燁之居間  
後頗不可無懲並刑推一次故送為旃覆三檢之實因執定

雖是明的不為試釵未免疎漏兩檢刑吏為先附過事  
道臣查致殺獄之成實因為重詞證次之因文而叅其情  
究跡而得其實使案因詞證情迹脗合歸一然後獄體自  
可無疑眩之端是白去乙此獄段以言乎實因則旣云被  
打而遍身無痕或疑他崇而銀釵色變則初檢所以不得  
不以服毒懸錄是白遣覆檢肩胛血瘡元非速死之傷痕  
胎下紫赤乃為致命之要害是白手矣及至三檢肩胛稍  
歇之痕損自在胎下最緊之傷處無跡則實因不可謂明  
的矣以言乎詞證則俱是屍親初非公證彩中就辰等之  
招初檢則曰左胎下打云而未嘗言肩胛之被打是白如

可及至覆檢始見右脇之紫赤肩胛之血瘡競言被打後  
痛處在於肩胛腰間以子以弟而不辨傷處之左右覆檢  
三檢輒隨檢官之執定強其所見一辭納招者已是十分  
疑訝是白遣被打時干證俱是其弟其侄而弟則曰渠先  
被打而回避不見是白乎孫侄則曰只聞哀苦拜而認為  
被打是如是白遣中太所補叅見諸人或不上山或先逃  
避云則詞證亦不可謂之明白矣蓋殺獄緊情無過於行  
賂一歎私和之際犯人之乞憐間或有之屍親之先索未  
之聞焉而今此求和初非致光之所為乃是彩中之先發則  
此足為致光妻執言之端倪且彩中所索非直棺價藉其兄

屍諱姪密捧微索而不念告官趨趨而延拖時日退告致  
命之時畜為掩跡之計者亦足為景哥之輩發明之端是  
白乎矣雖然此不過屍親無倫之致豈足為致光脫空之  
業乎致光乃以方強之血氣驟聞偷葬之驚報怒拳急步  
吃喝趨來則忿氣所使手勢所及縱橫逐踴躍毆踢必  
是次第件事而見其憤形已成但言無可奈何云者推以  
常理寧有是也只見就三不見彩圭云云似是掉脫求生  
之計而謾認地師之說既出於太英逢見彩圭之招又發  
於墓直則其所謂不見而不打者必是粧撰是白遣擔來  
而仍為安受則其心之不能白可知討錢而未能牢拒則



其計亦且區區可知孰謂彩圭之死不由致先之手乎又况  
所執傷痕雖非致命之緊處年既癯老病又漫尋而且被  
壯年之毒手則無冤錄所云雖歇後處傷重則死之文果  
是明驗是白如手實因雖不可謂十分明的而既有肩胛  
之痕則不可不謂之被打詞證雖不可謂一辭純同而既  
有趕逐之事則不可不謂之下手加以給錢一款終為致  
先難明之端則殺獄體重依前訊推恐未知何如為白喻  
令該曹稟處為白手拯正犯景致先段還因本郡獄恭俟  
處分是白遣于連諸人一併放送是白齊

曹啓辭殺獄決折專憑檢狀雖使報狀詳悉實因明白是  
良置外邑獄案之完決於京司者既無聽言稽顙之路但  
憑邑報營題之辭則懸斷每恐於事實起疑或歸於勝決  
是白去乙此獄段屍親則以肋脊之被打為供而檢官則  
以肩胛之致傷為言打着於肋脊而傷現於肩胛者一可  
疑也初檢之實因服毒覆檢之實因被打毒死打死形症  
而相反而初檢覆檢痕損不同者二可疑也至行三檢雖  
為成獄而若論致命之處則肩胛差歇脇腰最緊而覆檢  
則紫帶三檢則青黑紫暈固是致傷之明驗而青黑不過  
肉色之變同致命傷痕何等緊重而兩檢所見是如相左  
者三可疑也傷處則屍親之供曰左曰右形色則檢狀之報

或紫或青獄情已多疑眩檢報亦難憑信分此不喻殺獄  
檢驗試用銀釵雖無服毒之疑自是應行之例是白去  
乙初檢實因既曰服毒則覆三檢時更不試銀釵並與應  
行之例發而不用者檢體跡湏已無可言是白乎矣今以  
者證諸招見之則致命之人平日癯孱之形或可推知景  
致先伊時犯打之狀亦自難掩是白遣先行賂物雖恟於  
恐喝之言則周旋私和亦難免執跡之疑不可以傷處之  
相左檢狀之違式有所叅恕遽議惟輕如前訊推期於得  
情為白乎諒不試銀釵之覆三檢官段並只從重推考何如  
判付近於殺獄鳴錚之案多從猶輕者非為愍其情也蓋

慮幽鬱之莫伸故耳中和鄭致景查案以實因詞證不備  
才今酌決矣今觀此獄案疑晦多端又非鄭哥獄案之比  
是如乎初檢實因以服毒懸而覆三檢則改以被打若以  
初檢為是則元犯招自裁云之外初無諸招之涉於服毒  
者且彩圭以年老無告之人決無飲藥自斃之理是遣又  
若從覆三檢被打之說初檢所無之傷痕始現兩檢者已  
是可疑分此不喻腰下緊要之痕反漏於三檢肩脾輕歇  
之處執為致命之傷三檢實因亦未可謂歸一旦不試銀  
釵輕執實因則服毒一款終沒著落無論服毒與被打實  
因之混淆如此所謂詞證又不過黃哥景哥兩隻也黃哥

則曰彩圭被打於致光景哥則曰伊日夜初不見彩圭黃景兩邊之說本不足有無獨邦衡大張鴻燁兩人似為公證而衡大則初不見致光之打彩圭鴻燁只于傳賂一事而已聞閩光景亦未目睹外此則無詞證又何從以憑信乎大抵致光之前後招辭直是死因推護之言別無假飾粧撰之端而屍親諸招則隨檢隨變欺詐橫生傷處則以左謂右死日則回晝作夜此已無一分人理是遣黃彩中招曰誤認地師毆打之說聞於景大英云而頭面時則與大雄對質此又何故是隱喻頓受病人辨給葬需此為致先犯手之真贓而私和之囑既出於屍親因此番免容或

無恠且以事理推之癩老垂死之人半夜從嫂之葬豈必臨壙乎屍親初檢招亦曰咳嗽無發可知病喘奄奄藉令彩圭之死由於致光之打袒墳偷葬禁斷毆打未可謂之情外况毆打之跡終未十分分明者乎以此實因以此詞證摸索斷定因成鉄案由前而有斑駁之歎由後而有抑勒之嫌今雖更令究覈要不出今查諸招致光身乙叅酌定配為殮屍親黃彩中擔亡兄之屍索離人之賂情狀痛惡嚴刑一次懲礪放送為殮檢官事段初檢之不覈傷處三檢之不試銀釵大是顛錯之事分此除良外此元案之踈漏不一其端察之不明也故擇之不詳擇之不詳故覈

之不嚴嚴之不嚴也故言之如說夢所謂檢狀專忽難慎之義其在懲他礪後之事當如律重勘而近來檢官傳示檢案跋辭如仰一板誠一當禁之大端乙仍于前此兩檢同異輒皆屈法勿問以示各盡己見之路是如于此獄雖不可勿論亦宜有裁量初檢官安岳郡守金魯永覆檢官文化縣令李英澤三檢官載寧郡守金基厚等一併罷黜為弥道狀余列難免忽畧檢辭違錯亦無可否該道臣推考查官等從推考為良如教

毆打下

安岳李辰春毆打李彥星致死實因被打始知怒分錢

瑞興郭尚甲毆打姜德守致死實因被打

縛打

安東權得文縛打私奴遠福致死實因被打任是鉤罪

海州李彥成趙命得毆打鄭京文實因初檢被打為嫂為妹

覆檢被縛毆打

安岳金守哲縛打全景得致死實因被打兩僕俱醉

木打

黃州金成白杖木打文廷樞致死實因初檢被打渡水因醉寒逼眩暈同醉坊契  
覆檢被打渡水以困醉頭旋始開早所  
三檢醉聞被打後入水昏眩

海州金檢忠杖打金京燁致死實因被打禁葬而死

椎打

金川李時同椎打裴於屯金致死實因被打廟狂所使

拳打

海州李承德拳打崔景玄致死實因被打田監注備

鞭打

全州李維慎閔毅徹鞭打朱星叔致死實因被打郵卒鞭死

毆打下

安岳李辰春毆打柳彥星致死實因被打

覆檢結癖內骨腫上下之黑黯堅硬處及脊背右脩之黑  
黯堅硬處右肋上之血瘡堅硬處及右後肋下之血瘡堅  
硬處及後肋下之血瘡微堅處俱屬要害是乎祿左眼之睛  
膜綻裂維披眇眇之傷痕黑黯堅硬者雖非致命之處亦  
為被打之證是乎等以實因毆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祿  
李辰春段相鬪在於夕陽致命在於初夜則雖有強下之說  
難免殺越之名分此不喻百有五十金之交手相給渠已  
直招果若無手犯之舉安有此原施之物乎論以傷處實

有亂打之痕叅以諸招俱有可原之端乙仍于正犯段以  
李辰春懸錄為子孫李成春李東連鄭己令李國亨等段  
居間行賂起亂獄情者萬萬痛惡金宅孫段披髮之兒謂  
有捉蟹之行崩城之妻謂有飲酒之意做出巧言欲為立  
證者尤極痛惡彥廷之二子段不念復誓甘受賂物此等  
蔑倫之人不可尋常處之崔辰赫段行賂時渠不主張別  
無可問之端是白齊

道臣題辭膏腫之堅硬脊背之黑黯係是要害處而被打  
之痕有若泥中鬪獸分叱除良右後肋上下尤係速死處而  
其所傷痕狼藉難掩則辰春雖喙長三尺焉可遁債命之

律乎百餘金賂物之相約李東連等諸招不啻明的則已  
足為此獄之斷案而李東彥果不發難說等語問諸金宅  
孫者尤為此獄之肯綮是如于正犯李辰春身已箇箇嚴訊  
以為推服之地為茲殺獄何等重大而李東連李成春李  
國亨鄭己令李東彥之敢生掩護之心欲售私和之計  
者究厥所為在法難赦並加嚴刑一次取招牒報為孫柳  
德黃兄弟段當人之子窮天極地之冤告官之至於三日  
留滯者揆以人理傷悖極矣雖曰屍親不可原恕亦並加  
嚴刑一次取招牒報事

道臣查跋殺獄成案專在於實因之明的詞證之俱備實

因詞證昭然同歸則雖彼死因窮濫之計有何執言發明之端大抵此獄以言乎實因則膏腫上下之紫黯堅硬脊背右傍之血瘡堅硬最是當下致命之處以言乎詞證則李東連李夢長李國亨等初檢或云被打之說一洞云云或云摔曳頭髮面有血跡或云推背歸家頭髮散亂此皆伊時叅證之言則實因詞證已歸脗合被打致死十分無疑愈不喻又况指金私和尤為殺柳真賊使彼辰春如無犯手之端則初因三分錢之不給以至人命殺越之境而後豈五百金之輕擲欲掩自己不管之事是乎旆雖云恐恟於屍親烏飛之說牽掣於洞人蜎集之論是白如為白

乎乃使其心而白白無瑕語本事而昭昭易卜則屍親托何事而索賂洞人生何恟而勸和乎真所謂頭面欲掩手脚已露者乎其所粧撰何其苟且彥廷本以孤弱之蹤寓於諸李之村性又使酒人皆厭疾辰春以其族盛之人無揉洞中之權前後左右莫非親黨則今於殺變之出扶柳者小助李者多隣族並起蒼黃奔走或私和之勸成躬運錢賂或計書之偽造退填日字彌縫之計蓋急而掩護之跡愈彰周旋之辛勤雖托村無事之說舉措之慌忙顯有藏不得之態遮錮之計未免阻悞偷鈴之贓不覺綻露尤見其彥廷之死實由於辰春之手是白乎旆雖以捉蟹飲酒

之說把作今日藉口之端是白手乃此皆成春輩之慝患  
宅孫乃有覆檢招之做出謊說是白加尼及其更覈而奸  
情莫掩則捉蟹便屬烏有飲酒自歸冰消是白去乙猶且  
斷斷藉以鳴冤者可知求生之計甚至於捏無之舉是白  
手所行免之跡既如彼無規則溥生之端有不可舉論依  
前訊推期於得情揆以獄案斷不可已令該曹稟處為白  
手拈屍親母子段致死三日始乃發告則貪戀讎人之貨  
全昧戴天之義者罪闕傷倫有難容恕是白手矣曾已刑  
懲不必改論是白遣吳台史段以此無規之獄誣罔天  
聽之罪不可以為夫私寃置而勿論自臣營從重科治是

### 白齊

道臣跋辭臣於李辰春打殺柳彥廷獄事反覆細閱十分  
深究是白手則辰春之行免在於午間而彥廷之致命出  
於當夕被打諸處之狼藉殘酷姑不暇論而至若骨腔竅  
是要害速死之地向上下傷處圍圍尺寸如是忝毒戕殺  
人命往之有之是白手乃犯手之至得至免未有若是之  
甚者而至於李夢長今番之招尤見證左之準備辰春之  
當律在所難遁是白手矣特以前道臣李 查 啓之  
後有該曹起起 稟處之舉以其所錄實因微硬之互異  
於初覆檢案被打彥廷負去挾去之相殊於諸招供辭致



此判下更問歸一之命是白乎所屍親柳德辰偶得重病運動無路緊證李夢長間已流徙不知去向是如故延拖等待尚未舉行矣上項柳德辰之病形始差李夢長之去處後得自安岳該郡令才捉得是白如乎今於查問之際死者彥廷之當下致死兇身辰春之斬為正犯毋容更議而若其傳計退日之當行賂私和之跡屍親元犯等之相議符同綻露無餘是白乎亦莽念初檢實因之懸以微堅覆檢實因之懸以堅硬盤問之下俱有該吏之納供不無所見之可據而初以微堅更以堅硬前後之堅不甚相左而覆檢所錄硬之一字差有相左之端是白乎矣論其

案因之處同歸脗合之地是白乎所屍親德黃則其父負去之招終始如一干連夢長則彥廷步歸之供今乃落空死者伊日負去可以知的是白乎矣莫重檢案實因懸錄未免疎忽初檢刑吏金宗西覆檢刑吏朴太原等自臣管合有懲殛之道是白乎亦前後盤覈負去委折終吞始吐干連李夢長亦當嚴繩懲後是白乎亦死者之妻子貪賂忘誓掩諱不告者雖有渠輩之推諉難掩其間之情狀是白如乎屍親金台史及德辰兄弟段置並為嚴懲使愚頑之輩俗知倫理之至重計料是白乎亦正犯李辰春鉄案已成三天自在依前刑訊期於得情恐合獄體云云

瑞興郭尚甲毆打姜德守致死實因被打

道臣查跋今此郭尚甲打殺姜德守獄事論以實因則要害速死莫緊於額門所傷而皮肉之拆裂穿孔之深闊若是其慘毒燈板之猛著箠油之亂塗如彼其丁寧斷以致命之由如彼其喙之端是白乎孫泰以詞證則郭尚儉於尚甲為五寸之親而與尚甲為投戕之伴始於尚甲之起開已有目覩而終焉尚甲之行兇諉以所聞是白乎乃此乃欲巧而反拙自歸真贓之畢露而至若他檢全則乃是公證初覆檢之供辭尚甲之犯手已無餘地查庭之面質尚甲之窘語轉歸沒着其於證左之的實尤見獄情之分

明是白乎所死因論斷惟在實因與詞證而上項兩端俱脩如一尚甲之當律日成鉄案是白去乙惟彼姜世贇乃是德守之父而全無雪寃之至情尚存貪賂之餘套同推之日已被一次之刑而猶不知戢行查之地更售兩歧之說而專事容奸是白乎乃以人則已極老昏以地則且係奴屬顧瞻多端漫漶轉深論以事理不可責之於此輩是白遣死者德守乃是郭良深之世傳奴也取考年久之帳籍足驗來歷之明的而往在良深之中歲已許德守之故良文案斑之夏無可議是白乎孫正犯尚甲即是良深之七寸族曾孫也大抵奴婢之法各有其守德守既是良深之

奴而又在許良之後則高甲以良深七寸之親視德守如  
自己所使之奴生殺操縱有若任自為之而敢於殺獄之處  
把作憑藉之資若此不已則法文中親屬之奴婢界限許  
良之前後區別其將更無可據而况諸奴婢為名之類苟  
繫其主之親屬者不計寸數之遠近皆補其主而恣行其  
慘不忍之事是白乎乙喻其所為說尤不近似是白乎孫  
今此閔台史敢為訟夫之寃乃以德守父世賁茂倫胡亂  
之招良深奴德守已贖不干之事強覓謊說矯誣 崇  
聽而至於七寸而為六寸之親要為至親奴屬者又是歸  
詐中一端是白如乎遐鄉頑蠢之習不可以無識愚婦

尋常處之是白乎所自臣營從重嚴勘計料是白乎孫同  
郭高甲段依前刑訊期於得情恐合獄體云云

縛打

安東權得文縛打私奴遠福致死實因被打

曹啓要語身受鉤鉅之任心懷竊鉄之疑名出賊口認以  
賊黨揆以常情不是異事遠福之曾經訊推有異良民得  
文之受任公幹亦非私鬪則宜與平民鬪鬪致命者比律  
同科或似有差殊取考通編各邑鄉所軍官面里任答杖  
殺人者出於私意斷之以法出於公事酌輕重定罪以此  
彙照鎮校與里任似無異同 上裁何如

海州李彥星趙命得毆打鄭景文致死實因初檢被打  
覆檢被縛毆打

初檢結髻左額角下眉叢上有血瘡堅硬肉綻骨損處一  
庫肉色青黑浮高毒氣浸淹圍圓長以周尺七寸綻穴處  
斜長八分斜闊二分穴深五分皮膜相離按指有響此正  
為致命之實因故實因毆以被打致死者懸錄為手拏大  
抵李彥星毆開端自渠而始轉輾葛藤致有此殺變之境  
趙命得毆先手結縛恣意亂打使景文終至致命趙命大  
毆見命得亂穰作拏之舉為其兄而不思挽止從而助勢  
同惡相濟至於此境究厥罪狀三漢所為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別無輕重差等之可言者然彥星則始雖開端不過  
施惡而已趙命大毆置亦不過與弟偏黨助勢而已此兩  
漢當為干犯是乎拏趙命得毆渠既先犯毆打先手結縛  
終使景文至於殞命分叱不喻屍親課狀及諸人招內皆  
以被打於命得是如則渠雖喙長三尺烏得免正犯是乎  
拏全台史毆當其夫起鬧之時曾不挽解而反助其勢李  
壽長毆見景文將死之狀而亦不救解反加足踢者亦可  
謂不忍之甚也此兩人毆置亦不可全然白放是乎拏趙  
台史毆以良家女子潛奸景文此已可痛而又况殺變專  
由於其矣行淫之致渠實亂本亦不可不各別刑訊定屬

官婢是乎。竊趙命得父最福。段非但年老耳聾病廢有難  
究問。故不得取招為乎。竊彥星妻吳台史段。雖有同犯之  
事。亦已身死。更無可論。是白齊。

道臣跋辭。凡殺獄。鳴冤初檢覆檢。或未歸一。正犯干犯。或  
難區別。斷案之際。疑眩相雜。然後始乃執言。而呼籲。是白  
去乙。至若此獄。段額角要害之傷痕。兩檢之案。既明木枕  
亂打之實狀。十日之視。難掩。愈不喻。當初閩閩。雖綠彥成  
之起端。結縛露置。既有命得之自服。則鉄案已成。無一可疑。  
正犯已判。無容更議。是白如乎。惟彼金台史。即干犯李彥  
星之妻也。如欲為其夫訟。究則援彼命得手犯之贓藉。

為其夫掉脫之計者。容或無恠。而忽引已死之吳女。粧出  
無憑之正犯。謂之其夫之為干犯。究矣。謂之命得之為正  
犯。亦究矣。為脫其夫。而搆誣吳女。猶或可也。搆誣吳女。而  
并脫命得。抑何意哉。方其彥星景文之相聞也。吳台史之招  
解其夫之被執。不計杵木而揮打者。雖非異事。而真若打  
著於眉。義至於肉。絕而骨裂。則必當身地顛仆。昏絕不省。  
豈能趨走歸家。如常酬酢。是如乎。竊雖以永同傳及之語。  
作為命得推諉之端。是白乎。乃打顛打臀。必無永同。揆說  
之理。誤聽誤傳。况有尚大自吐之辭。則此又脫空不足為  
托。是白在如中。今此淫奔之趙女。在彥星而為嫂。在命

得而為妹寔裳醜行久為兩漢之羞憤遷賂潛計愈激一  
層之悍怒半夜追趕蒼黃疾呼謂以汝妹之奸夫偷去吾  
家之咒物云則命得以平日著欲死之情激憤頭不俱生  
之心不禁唾手而突起必欲甘心而後已父子兄弟合勢  
彥星孝足所及門屏盡碎想來片時光景便是一場風雨  
彥星則本以老孱之人渠家始鬧之時已被景文之顛搽  
景文追逐之際又復餘氣之憊盡則威喝雖出施惡撞打  
實無其力諸供之純同可驗其案際是白遣命得段解髻  
北結亂下椎棒裸置雪庭歷一晝夜喝退家人之來救忍  
見目前之殞命則雖以求生譎計諉之彥星之指使顧以

命得免毒之性輒稱寧死無知之言則其積憤暴怒有甚  
於彥星可知雖無彥星之指教獨能袖手而旁觀乎此不  
可以指使言又不可以聽從言故初覆檢所以命得為  
正犯以彥星為干犯是白去乙獄老生奸無不到乃以  
吳女之自斃把作起亂之柄攔謂之殺人而輕恟知其償  
命而先殞移其正犯以死償死則彥星自可以得脫命得  
亦可以隨解命得符同彥星彥星指囑其妻和應綢繆有  
此所究之舉是白乎乃屍親諸招皆以吳名史性本柔順  
別無所犯之則蓋其致斃始也顛沛於兩隻鬪鬪之場終  
為驚恟於其夫殺越之變以偏挾之性當同措之事寧欲

溘然而無知致此飲酒而自損其死也可哀其跡也可疑  
正犯一歎初不可擬議於此女而今於彥星招中以為京  
文致死實因其妻命得正犯實為冤枉而初覆之檢昏迷  
不告欲免自己之禍歸罪已故之妻者何其殘忍之甚也設  
令景文真被吳女之打殺斗心發告之時吳女完然生存  
以為子復讐之心豈可捨殺子之吳女援無罪之命得乎  
其用意之叵測造謀之巧譎節、從露昭不可掩是白乎  
所命得段其為正犯斷、無疑依前訊推期於得情彥星  
段既以干犯屢經刑訊其在審剋之政似有酌處之道並  
令該曹稟處為乎孫金台史段誣因 天聽之罪不可以

四件內事有所容恕自臣營從重科治是白齊

安岳金守哲縛打金景得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大抵景得之致命也其伯兄發告而曰不見問  
於仲兄及妻而又曰不見云爾則以外面論之雖不無一  
分可疑之端是乎乃及其檢驗時同景得屍體郡守親自  
按摩反覆檢閱則慘不忍言仰面合面毋論緊歇傷處之  
大小受傷至於五十餘處之多是如乎兩臂腫嫩之皮脫  
血瘡者與屍親結縛彊死之招節、符合而取法當初所  
云結縛之布帶較之於血瘡之兩臂則傷處之大小少無差  
異而所縛布帶以周尺、之則為十三尺三寸之長以十

三尺之長帶緊、結縛推此可知是乎。於腰眼之緊要脇肋之虛恟俱是速死必死之處。而兩處之傷痕若是狼藉。是遣面部脅腫之種、皮脫手背腫肋之處、骨縮者。寤難一一盡舉而相鬪致死之地。即是溪邊沙石之場。則痕損之小者。壓箠時沙礫磨破之痕也。傷處之大者。爭搏時石塊亂打之處也。是如乎時當酷寒。雖在平人。反縛經夜。則必無保命之理。况壓箠而反縛之。反縛而亂打者。乎以此推之。金景得被打致命灼然無疑。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致死。錄上為乎。於元犯金守哲。段觀其貌樣。聽其言語。則性既獐狃。兼以善辨。况聞平生好為酒使。是如乎。今人

葬家多飲酒。盃乘醉出來。是如可與景得相遇。則俱是醉人。猝然相爭。互相毆打。而景得段觀其屍身。則乃是孱人。終為守哲之所傳。無數亂打。經夜野中。仍為致命。是遣守哲。則乘醉得打之後。不慮其必死。而宿山谷。是如可曉入。崔家以直情道其結縛。是遣見捉之後。又向屍親。謂以傳而不打。是如可及到檢庭。始為辨辭。是於所謂橫出一人。段以郡守所見言之。俱是葬家醉歸之漢。而景得與守哲相爭之時。互為酗酒。是如可乘筮而先歸。則守哲既傳。景得而得此筮子。以謂賊漢棄筮而先歸。是如為於至於錢之兩數。問於守哲。住接主人。則只持二兩而去。云而所



謂八兩亦是虛言是乎乃今方各別嚴探譏捕而此是人  
不見人不言而守哲自為粧撰之言是遣雖設如渠言一  
人橫出套錢先歸之說既發於與景千道實狀之時則傳  
景得而打景得決非先去之人所可為此是守哲誣罔求  
生之計是如乎元犯既得斬：無疑則此不足為疑是遣  
又見守哲衣服則血既潰袖而亂染身上更見景得上衣  
則血痕斑斑而冬衣盡裂是如乎互相傳鬪之狀明白無  
疑不待叅證可以知之是乎弥以應毛景千面質時光景  
言之以守哲兇悍之性猶為退縮而以渠解帶結縛之說  
兩人直告是如揮枷欲打去極為悍頑乙仍于正犯段以

金守哲懸錄為乎弥元犯與千連諸人一併囚禁以待處  
分為乎弥覆檢官以長連縣監請來是白齋  
覆檢結辭同屍體縣監親自撫摩詳細按檢為有如乎大  
抵檢驗也以其傷處輕重實因可執以其詞證之明否元  
犯可定而今此景得之屍體段左脇肋腰眼上血瘡微堅  
處俱是速死必死之處其他皮損傷痕遍身周匝兩手不  
拳吐皮不脹是乎弥開檢時之掩屍衣件中取其致死之  
時之所著者仔細看驗則舉皆散裂赤血狼藉傷處之周  
匝衣服之不齊節：溜合於無冤錄被打奈是乎等以實  
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弥千連崔景千招中金守哲

來到其家之時見其形色眼嵐拆裂傷處大端衣服鹿穢  
血跡多有聞其所言黃昏逢賊相與鬪閔乃解所帶之帶  
結縛置來此是全命守之子也云是如丁寧納招則命守之  
子即景得也守哲鬪閔結縛在於二十日黃昏景得之被打致  
死亦在於其日之夜而所縛之帶果乃景得所帶之布帶  
則可謂符合於景千之招既有如許明白之詞證此獄正  
犯果是守哲分比不喻守哲與景千面質之時觀其容貌  
則氣岸頗豪極甚犍頑聞其問荅則供辭多屈殊涉糶  
糊而詳察其所著衣服血跡淆雜無處不到故更為究問  
則乃曰渠之傷處所出者是如為乎矣其矣傷處只在嵐

上更無他處則血跡之在於前後左右猶或可也必無及  
於肩胛背後之理此豈非毆打景得時所昧者乎以此推  
之守哲之行兇明若規火是乎等以正犯毆以全守哲懸  
錄為乎祿景得之所縛布帶一端及守哲之所持笠子三  
笠取納相考一則守哲之所著一則景得之所著一則乃是  
無主之空笠也守哲今以三笠子為一緊繫可謂斷獄之  
官超晦之案是乎矣若如守哲之言而有人與景得套其  
錢兩則同心盜得之物豈如是相爭有此行兇之舉乎其  
笠子之出處雖未能查得此不過守哲之所漫漶獄情死  
中求生之計也究其情節尤極痛惡是乎祿其他干連諸

人別無可問之端是乎矣還因本郡獄以待處分是白齊道臣題辭殺獄何恨而豈有如此獄之至亮毒至陰憎者乎初無作伴同行之人而乃於昏夜廣野之中言其傷處則遍身之無完膚殆同泥斃之闖究其情跡則正犯之十三篋子或似雪印之鴻外面驟者不無起悔之意若論供招多有破綻之跡解帶結縛初既自服景千萬悅耳聽分明設如渠言而被賊剝套則豈有只為結縛而初不下手之理哉行兇情節發明無辭則未乃并與結縛而之如無手犯之真贓胡乃變辭之至斯兩賊相鬪之說全出掩跡之謀賊入賊家設或有之而數步之間兩賊迭出相套相撲

終至殺越者事不近理語不成說竊想伊時光景葵家諸人莫不醉歸則守哲景得俱以醉漢互相狂酗至於顛撲畢竟強者縛弱者死勢所必至及其致死之後敢生粧模之計欲以三箇篋拾得粧点一漢子橫出是乎乃其為計可謂欲巧反拙蓋其三箇兩雖有主而一固可起謂之守哲辨出別件事近臆料謂之路上拾得矣物亦涉虛謊而結縛之丁寧已屈於景千之面質血痕之狼藉難掩於渠身之衣服則不可以無主之一篋起於已露之獄情成獄一款無容更議以縣監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各別嚴訊期於得情為乎矣篋子出處不可不到底

窮覈亦為多歧議問以究別般事情之有無為孫干連諸人一並放送屍體出給埋置事

木打

黃州金成白杖木打文廷樞致死實因初檢被打渡水困醉寒暈眩覆檢被打浚渡水以困醉頭旋三檢醉鬪被打浚入水昏眩

初檢結辯以言手證招則文廷樞與金成白相鬪時賓天龍丁寧目覩而有曰成白數三次毆打廷樞是如是遣又曰解挽引出時見成白手執杖木形如小鐮柄是如是手孫安玄已等段見廷樞成白之相鬪欲為挽解是如可反

被成白之打踢至於昏到之境而各自逃散是如是遣又曰文廷樞被打仆地大呼哀告之聲而仍身起立故渠為携出是如為卧乎所蓋成白毆打廷樞之餘怒移及於挽解之安哥至於亂打舉則初頭相鬪時廷樞之無限被打乃是必然之勢是乎孫以言手傷處則左右腫肋之皮脫皮損明是受杖所傷而圍圓之長大為二寸七八分小或二寸一二分則俱非致死之可論分此除良其所溺之水又為摘奸則自方下洞抵菜沙村通涉之灘也自其灘距其溺處是遣且其水深也不過以周尺五尺許是如乎見其所傷既非要害之傷量其水深亦非淹溺之水事情到此

眩亂莫甚疑晦萬端更為開檢另試藥物翻轉澆洗詳細  
者審是乎矣頭腦爪痕腫胛皮損外無他一介可疑之處  
故慮或折項起立板上以手挽頸亦為如常是遣味間  
穀道試用銀釵色不變是乎所真有傷處則再次檢驗豈  
有不得之理使卒極死是在文師哲等束以藁草假作偶  
人使之作屍身沉卧之狀則師哲等如其形而指之曰腰  
以下沉在水中腰以上所在處次次水淺至於頭部着在  
水澗之上而初無沉水之痕其不飲水事勢似然是乎旅  
且以安玄己三招觀之二十二日黃昏時望見廷樞之行  
去萊沙路問以何人則荅以為吾果文風憲而今方還家

則其息闕還歸可謂明證矣不喻其矣衣袴段其已漂去  
灘流而不在是乎喻極之不得是乎乃木襪一隻行徑一  
隻狗皮唐鞋一隻掛在於下流沙石之間故果為極得其  
脫袴涉水狀明若觀火是乎旅伊日夜適風雪極寒廷樞  
以年過五十之人爛熳飲酒於契會猝當被打於成白醉  
氣憤情一時 中黑夜迷程忘却恒涉之灘誤到上流才  
入水中寒冷逼身困耗眩暈蹉跌仆水仍為致死者斷然  
無疑而足指甲之沙泥左右手之向前脗合於法文是手  
等以實因段被打渡水困醉寒逼眩暈致死懸錄屍帳為  
乎旅全成白段以被告錄上是在果廷樞之於成白老少

懸殊而忽逢成白之下待又被成白之毆打其在寃鬱之心人反有之又况闖發於醉酒之餘乘夜獨歸致此捨命之舉者其死也萬々矜側是乎祿金成白段廷樞之向天龍問馬去處在渠有何所妨而公然生怒下待之不足繼又毆打者寃厥所為萬々兇悍廷樞之兩腫胛許多受損雖非致命之處是乎乃其色紫黯四方血凝則此皆折取箠杖肆氣毒打者也雖使強壯之人若是被打決難運身而今此廷樞醉憤步未及其水邊醉困氣盡入水寒觸漚然致命苟究其死實由於被打成白之致是乎祿所謂箠長本事當箇畫上使而伊時成白棄置於何處是乎喻初

無拾得故不得畫樣是乎祿屍體還掩衣服掘坎埋置灰印封標應問各人并因本府獄以待覆檢而覆檢官段所當以鳳山郡守請來是乎矣收使既與之同叅查對終至周旋是如乎其在彼此遠嫌之道不可請移以載寧郡守請移舉行是白齊

覆檢結辭大凡殺越事体多端情態萬狀之中至於溺水之屍被溺類乎自溺自溺類乎被溺其所檢驗尤當審慎而今此屍身既經被打且無溺水窠多疑晦而同屍身幾至二旬之久時值凍寒渾體強凍故如法燒坎置屍其中以醋沃之又掩衣服良久出屍移置光明處則法物盪洗浚親

自按摩詳細看審是乎則面部皮擦臙胸傷損之外要害諸處無一可疑之跡而腹不膨脹亦涉疑惟慮無所不到搖摩頭項骨節如常且按腎子少無縮上試用銀釵之色不變是乎所論以檢見叅以證招文廷樞之被打於金成白可謂明白而臙胸之傷痕決非要害致命之處是遣且廷樞向往萊沙浦之狀于證安玄已憤其安重己之被打成白呈官雪恥次八邑之路丁寧目覩云嫉惡成白不言可知而况與廷樞為姻啞之間則揆以人情固當扶之廷樞抑其成白之不暇而如是立證廷樞之息鬪歸家槩可知矣是乎跡至於口鼻指甲之無沙泥腹不膨脹不無端

而以極屍人等所供觀之則屍首依在於川邊水澗之間而頭項以上水未沉及身著道脈云口鼻指甲之不塗沙泥腹不膨脹理勢固然是乎跡若使成白打殺廷樞則檢驗所見既無致命之傷痕不可謂之打殺是遣假使戕殺之後欲掩其跡投諸其水則當初鬪鬪之所既是大村之前而距萊沙浦為三里許則衆目瞻視之中以一二人力實難容易運去是遣且以溺水處言之下流多有水深處何必投之於淺流之理乎大抵文廷樞伊日契會時多飲契酒之餘忽然逢辱於年少成白繼又被打醉氣憤心一時交攻頓忘騎馬來之事不分田路慌忙徒步冒昏歸

家是如可失其常涉之灘誤到灘上廣闊冷泉幾乎盡  
度筋力耗盡凍氣撐中酒暈上衡頭旋昏沛不能更起仍  
為致命理勢必然是遣足指甲之沙泥左右手之向前湯  
合法文是乎等以實因段被打渡水以困醉頭旋致死懸  
錄為乎弥金成白段以被告錄上是在果成白之不知老  
少之別凌辱毆打致令廷樞不勝恚憤昏夜作行有此殞  
命之舉者寃厥所為萬萬絕痛當有別般處分之道是乎  
等以並與干連諸人嚴因本府獄屍體還入舊處灰印封  
標是白齊

三檢結辭文廷樞屍身強凍不軟有難檢驗乙仍于依法

文熱坎覺屍溫出以酒醋諸般法物翻轉洗屍後縣監親  
自按摩詳細檢閱是如乎大抵此屍既被酒後被鬪又有  
水中溺沒事節巧眩起訝羨集是乎矣安哥等四人皆以  
詞證有曰聞其衣上毆打數三聲者有曰坐於房內聞其  
毆打聲者有曰廷樞起自庭中拂衣憤言者是遣賓天龍  
則出挽成白之手而解去廷樞之上吐捨着笠子揮項而  
勸送廷樞於門外是遣安重己則責成白之犯執廷樞遭  
成白揮擲昏倒是乎則廷樞之狼藉毆打於成白之狀更  
無可論是乎弥以廷樞其時事論之則會飲於契座歷吊  
於賓家其所被醉槩可知矣而尋常起出忽見成白之執



言一轉再轉互相犯執而廷樞年歲向衰者也成白誓力  
方強者也醉酒則雖同而使氣懸殊廷樞浪藉被打於成  
白之後酒氣憤心拂鬱於膏中鬪場顛倒之餘精神之昏  
迷亦從而出矣如是便忘其馬之尋騎必欲其家之還歸  
張儀冥道蹢躅憊前及至川邊茫然失平時慣涉之灘迷入  
黑夜生路之水高岸左橫長川前亘涉出無路溯洄轉窮  
寒氣倍逼於身上困力自盡於川中仍以顛躄遂至淪死  
是如手始以自溺被溺與被殺後假作自溺等諸疑端叅  
互細究而以檢驗時所見論之則自面部至兩腿上元無  
要害被傷即地致命之處膏肓左內邊之皮損一庫不過

如小棗葉而以手按之外皮 硬裡肉甚軟色 紫亦無  
血瘡之痕初非要害之可論是遣兩膝之被傷量以圍圓  
雖以一尺五寸許而間有肉色如常者如鼠目太隻豆隻  
末由 尺通環尺量是遣兩膝兩脇肋傷處或為三寸許  
或為二寸許其餘点之痕損布以黑子樣者種之有之是  
乎矣以兩膝之下觀之則被打所傷雖云若是而此速死  
要害之處不可以由此致命論之是遣屍體上兩眼之合  
兩手之向前兩拳之握足趾之皺白沕合於法文中自投  
投溺水與生前溺水条是遣兩眼之不閉兩手之不放手  
指之不屈足趾之皺白身上之無要害致命打着傷損處

全不合於法文中被殺後假作自溺條是乎等以實因段  
醉鬪被打後入水昏眩致死懸錄為乎拈極死之水親自  
摘奸而水深不過周尺三尺三寸許非已非深沒致死之  
地是遣自所溺處距衆人常涉之渡不過十餘步是如乎  
屍身之謂而打殺溺水者此有不然之端是乎所安玄已  
之其夜昏中見人於葦沙路歧丁寧問答以文風憲云者  
至於三招終始如一則玄已俄以其矣族兄重已見辱於  
成白有諸安之共憤則其時問答足為成白之脫空處在  
玄已何必若是佯言乎此可為廷樞向其家之公證是遣  
契會中文姓人之來叅只是一廷樞葦沙浦廷樞家之往

道只是一條路則廷樞之向其家尤是明的是遣廷樞之  
鞋隻拾得於未越川沙汀田伴相接之處則廷樞之行至  
川邊不啻瞭然是遣鞋隻鼻頭向在同川之越邊則廷樞  
之行當川邊向其家路而脫鞋直置是如可仍以遣起之  
狀又可想得是遣以行纏襪子各一隻之得於水中觀之  
則廷樞脫下服而抱入水中是如可氣盡遺落之狀亦可  
推知是遣其笠子木袴未知已落於洲邊路上而為拾去  
是乎喻至若木袴落水而仍為漂失是乎喻此則難知是  
乎拈使廷樞真如常時則當此日寒豈有脫服入水之理  
乎此已昏醉不省之端是乎拈成白段以令檢庭所見言

之則可謂至免罔沒把捉之漢而論以常理則殺人溺水  
此何等事自其相鬪處至此川邊為四里許則決不可以  
一人之力有所曳出於此地是乎旆况此川邊即大路所  
通往來行人晝夜不絕則渠安果在心於他溺此水之地  
是乎旆設或謂之如此是良置此非不遠自有最深處則  
何不於深處而投溺掩置是遣獨於此水淺之處有所作  
梗乎百爾揆量萬端想像此是必無之理是乎旆屍體之  
腹部不脹則觀其溺水處水既淺矣而向頭之沙邊又稍  
高則溺卧之時頭面必不全沒飲水一歎已無可起腹部  
不脹事所固然是乎所論以手足指甲則道袍之長袖揮

迤兩手沙泥之不著自可推知廷樞之脫襪入水分明則  
足指甲之間之泥塗不是異事是如乎同金成白本無嫌  
怨於廷樞而乘醉作梗浪藉毆打有此許多傷損於廷樞  
之身雖非要害致命之處而廷樞之昏迷徒行憤鬱億步  
竟至入水失渡而氣盡致命者一則成白也二則成白也  
誠極絕痛是遣廷樞被打於天龍家之事詞證此多天龍  
亦在是去乙成白以廷樞初不來於天龍家之說一辭抵  
賴以至面質終始掩諱之狀尤萬之狡惡是乎所同金成  
白段以被告懸錄為乎旆所謂賓處信者出於安重己安  
聖憐之招是乎矣此則不過兩漢等之借家徑宿而已初

無緊著於獄情故置而不問是乎跡所謂筵杖木洗踏竹  
末端四五箇折傷者屍親謂以被打毆仗是乎矣既非其  
矣之當初現納而亦無真的目親者故事涉煩猥不為畜  
畫上使為跡上項被告及于連干證切隣者一併還囚本  
州獄以待處分是遣屍体出給屍親使之埋置未知何如  
是白齊

道臣題辭此獄所以三檢者初覆案因既謂之被打而又  
謂之渡水眩暈渡水頭旋殺獄論斷全在實因而囹圄執  
定不能斷被打自溺之分故也炭煖之天龍同吊之諸安  
目見其扶曳毆打之狀初覆三檢之招首尾如一又其傷

痕湯合於筵杖木所打則鬪打一款成白何能發明乎然  
腦腫痕損不過皮堅而肉軟腫肋傷處初非要害之堅重  
則因此而決無即日致命之理若謂之戕殺後投水則戕  
殺之跡何如輕歇是跡又於上流既有深處云則何可捨  
此沒痕之深處而投彼易露之淺灘乎蓋其傷處則果是  
成白之打傷溺死則未必成白之投溺成白之舉措共為  
諸安之齊憤顧以諸安痛成白之心宜無檢庭扶成白之  
理而暝歸葦沙之說屢出玄己之招則廷樞之息鬪歸去  
於此可知分叱不喻鞋鼻之向川越邊滕襪之落在水中  
眼合拳握等諸症之合於法文者俱可為自溺之驗是如

手竊想廷樞重被契酒氣力憊盡於鬪毆之後醉步忘却  
於恒渡之灘東打西矮入水所提頭跌不起寒凍殞命者  
雖在至淺之水此固或然之事其在憤獄之道不可以或  
然之事有所遽決是乎所其毆打一節不可不嚴覈得實  
以縣監仍定同推官為祿待用刑約日會推為手矣此獄  
肯綮惟在於馬匹之來歷國彬則廷樞重已八應斗家而  
渠則持馬隨後傳給於貴同是如為手乃廷樞重已初無  
八往應斗家之事而貴同之招又與渠供終是相左則國  
彬之言必有隱情是如手疑眩之端都係國彬之傳給馬  
匹委折前後檢官無一詳覈俱未免疎忽之失李國彬段

同推時嚴刑覈出馬匹之歸趣干連諸人段同推時不可  
不一次對質而當寒滯囚亦屬可憫姑為保放為祿此獄  
實因明有無寃錄自投溺條可據之文字多又有新頒禁  
令則今此過十字傳會曾所未見全沒慎重之體反啓滋  
惑之端初覆三檢官刑吏嚴刑懲後次待用刑著枷上使  
為祿屍体出給埋置事

海州金檢忠杖打申京焯致死實因被打

道臣題辭大陽要害之傷處既甚浪藉被打致死之實因  
又復明的而敢以胡亂之辭要作求生之計則引風之說  
猶或為一毫可眩之端捧毆之證其可欺兩吏目覩之事

手麻竹杖揮打初檢招所無而鞋出沒形影至輕歇之物  
托示相撲際不重打之狀其為詐函且憎矣以此以彼其  
毆其打渠亦自招不得全則斬成獄案無容更議今雖喙  
長三尺安敢一辭抵賴以縣監仍定同推官為去手待用  
刑約日會推期於得情事

椎打

金川李時同椎打裴大屯金致死實因被打

覆檢結辭同屍體出置通明處多試法物親自按摩詳細  
看審則仰面段小少皮損只是被打顛仆時撞着於地上  
而皮膜畧損則別無可疑處是遣合面段腦後破綻處斜

長以周尺為一寸三分穴深為一寸一分以手按之有骨  
碎之聲若沙甌之囊模糊之血凝結於毛髮之間是如手  
此實一身之第一要害當下即死之地而其傷痕如是狼  
籍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手跡蓋此獄事屍  
親愚迷者證亦小是手乃以趙三得招觀之其矣急呼人  
死之時：同自言曰我既殺人生不如死自為結項者此  
為時同之斬案是遣以崔獲同招觀之其矣逃避之際一  
番回見則時同先打於屯金次打牛隻者亦可明白之看  
證是遣以行亮之兇械言之良置此乃駭逐獲同時獲同  
之所目見者而猶在其手拾得於結縛之時則此木之為

兇亦無可疑矣同被打之牛隻牽來看審是手則一角脫落是如手想其氣勢健牛猶不能抵當是去等况老殘之於屯金乎且看證及面里任等諸招觀之良置時同狂病則誠有之而氣降稍定則無異平人者也今此毆打於屯金雖出狂氣而聞其死結項之舉則出於本心而狂氣稍息後事也似不無記得之理而一併歸之於茫然不記者全是粧模之意是如手以納供時言辭見之則無一顛錯之語只欲以狂病漫漶是手矣末稍無辭發明之招則一逢晚也獄體至重詞證既備罪人無辭發明則成獄一欺斷然無疑是手等以正犯段以李時同懸錄為手於其

券後同所當一問是手矣逃躲之後尚未執捉他無親屬可問之人是手於屍體灰印封標使之守直應問各人等押付該郡刑鎖以待處分為手於行兇兇仗畜盡上使為白齊

道臣題辭殺死之變何恨而豈有如此獄之慘毒者不知不覺之中猝逢椎捧即地致命當時逞兇之時買灰諸人亦皆蒼黃奔避或隱林藪或竄村家則手勢兇獍怒氣之暴急推此可知如非次骨之誓惡豈至下手之此酷以木先打之狀已覘於復同之回顧人死告死之說又發於兇身之自道場處狼藉證接明白成獄一欺無容更議是去

乙乃敢以死中求生之計托以顛狂失性之病殆全不  
記得者然先何病而不辨人畜後何心而非木結項俄頃  
之間人心狂心判若異人病狂之無時發作屍親及洞里  
諸人之供雖為公證以其初覆檢招視之則無一顧錯似  
出漫漶其真其假既未覈得則不可以其矣疑似之招歸  
之顛狂而撓屈三尺以郡守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  
約日會推嚴刑得情為諱此獄肯繫全在病狂一節干連  
諸人及洞里人處病氣之無時發作與否發作時光景之如  
何更為詳細取招牒報為乎矣干連諸人之許久滯囚可  
悶姑為保放以待同推屍體出給埋置事

### 拳打

海州李永德拳打崔京玄致死實因被打

初檢結辭今月十七日午時至崔京玄停屍處使檢驗諸  
人及伴作奴等出置屍身明淨處以法物灌洗判官親自  
按摩詳細看審則屍体多有變動間或起蛇薰氣蒸上當  
寒屍身緣徑二夜必無如許之理而蓋屍身擔於永德之  
家而置之溫煖連薰火氣易致變動以欲速其腐傷者然  
此固可疑是乎諒仰面項部浮高幾如手掌之覆色黃  
而黑按之柔軟右脇上有皮糜一庫狀如虫鏤葉葉而色  
紫黯按之堅硬顯有兩指之痕必是拳觸而為要害致



命處是右膝上有皮脫處二庫色紫作痂按之柔軟必是  
被打之痕是乎孫耳竅鼻孔俱出鮮血暗合於無冤錄內  
傷致命之文是乎所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孫斷  
獄之法專在於傷處之分明事理之的當而崔京玄即無  
勢孤弱之常漢李永德乃有勢巨族之鄉品永德所引詞  
證俱是永德而欲脫者不足憑信是遣屍親所告詞干只是  
京玄徃死之吳哥追後傳訃之白哥皆不目見其爭詰之  
狀則其言亦不足取信是乎乃京玄傳歸其父之言鑿々  
有理京玄屍上受傷之痕斑々無疑而永德所供則但曰  
京玄醉流醜辱故渠則避身他房無所爭詰是乎乃閻

里之年少常漢公然醜辱必無謹避之理是遣屍身受傷  
其所犯手之跡若是難掩則非永德手犯而是何人之所打  
乎元犯段以李永德入錄為乎孫行兇兇仗段屍親既不  
目見拾取故不得畜畫上使為乎孫蓋此獄以為疑之端  
有二屍親則以為十三日還家宿於其矣房越家諸招以  
為十三日宿於姜哥炭幕宿處之有所相左也其一自寺  
而還家為二十里自家而徃速達為十里痛勢之似不大  
端也是如為乎乃永德以族威權鄉援引諸人同心謀脫  
至於在傍之鄭哥在寺之僧徒打然一瓦同然納招則宿  
處之相左固無足恠而上寺被打作勢還家不忍死於

父母之前云者雖未必信然是乎乃致死既在於被打之翌日而屍身傷處十日難掩則永德憤命之律烏可違乎永德廣引者證疑亂獄情專事牢慝之中手犯之跡尤為從露是乎於干連鄭宅主以在傍叅證之人終始隱慝不以直告是遣叅見之僧徒其他者證諸人一味符同隱諱為事雖屢盤問萬無直告之理而必欲援引一境漫漶而後已誠極痛惡並與各人等逢投將卒以待覆檢為乎於屍身段還置舊處灰印封標使之守直為乎於覆檢官以長洲縣監請移為乎於京玄之妻段以新嫁之女聞其夫之死不勝痛寃飲酒自斃亦甚慘然是乎乃既不告官則

法不當行檢是乎於判官自此還官是白齊

道臣題辭京玄以年少常漢無端起鬧詬辱永德於僧俗稠會之中則雖在傍觀亦足代憤况當著之永德豈有憤受先自謹避之理是於又况威喝寺僧使之結縛則其不能忍貸力抗鬪閱自可推知方其怒氣暴發不分死生毒拳另下不擇緊歇則揮撲毆打撞觸使脇自是必然之事而叅者之諸寺僧助虐之鄭宅主初以元無是事必欲為永德左袒是如乎畢竟屍親之供衣中之血一與傷處沕然相合於打殺情節而終難全泐則末乃吞吐於覆檢之招不欲立復於彼此之間者尤為此獄之真贓是乎於永

德本以權鄉豪族前後左右莫非永德願使之人姜順男則以被打歸路氣盡暫歇謂之留宿渠家是如手奉令更招後渠供終歸誣妄則又謂之意以天欲開東云者語既巧惡跡涉符同是遣鄭一桂則以留宿姜家之說故為播傳以實廵男之言者皆莫非陰扶永德起亂獄情之計是如手京玄之生前所痛皆在咽喉則檢驗之傷處現發又在喉脇則金箴菴半夜喧囂豈非李永德行兇之明驗乎白連得乃是公證而京玄臨死之時以被杖於永德丁寧為言則永德之戕殺京玄不待自報而可決成獄一款更無可疑是在果莽不死於其家徃殞於路傍者尤為慘然屍親

招中不欲死於父母前云者雖未知其的然而京玄本以強壯之人朝日神氣之稍勝猶能強力作行是如可及呼膏脇牽引呼吸不通則灌水不下仍即致死勢所固然是於其妻安台史以新婚之婦痛其夫非命之死至有飲酒而自處數日之內夫妻之並命誠極慘側殺變之外有此慘變莫非李永德之所由取服償命不容少緩以縣監仍定同推官為去乎待用刑約日會推為乎矣僧京臣鄭宅圭既自見光景之人而前後納招皆是隱情同推時嚴刑究問取招牒報姜順男段置其矣所供之與屍親招相反委折亦為嚴刑究問其外各人別無更問之端一並放

送為祿安台史之致死亦宜行檢故雖令檢勅而今已埋置不得開檢初檢官當初疎忽之失在所難免當該刑吏嚴刑懲後次待用刑者枷上使屍体出給埋置事

鞭打

全州李維慎閱殺澈鞭打朱星叔致死實因被打

判付此獄扶甲則乙為元犯扶乙則甲為元犯三查三刑招案為三變臯陶以前書契不可致伊後籍未聞有殺人之獄如彼其規勢改磨鍊是如乎營邑之莫敢容私姑無論朝家判決雖截此不過摸索把捉於言辭意旨之外則臆或屢中亦宜必一一符契乎將此文案及復究理疑眩

之外互幻無常初未具案之獄經放被告之人大是失着道伯推官烏可免不審之失而及其移訟完伯以似然不然之案依俦論理殆似癡人之說夢乙仍于飭令更覈期於無疑而今案之不瞭然反甚於前案所謂元犯兩人之供本不足取信弛則發明速則遲晚以渠說豈足為公案所謂干證於此萬即至愚至賤不識東西之漢前浚變辭不知為幾次則亦豈可以渠說為十分公證乎然則執法者斷獄之方無出於打來誰某死辨人已實因之著緊於何條兇仗之的在於藤鞭驛駟換騎與否星叔隨行虛窠右項諸段落不曾詰於面稽言聽之際只捧承服俦音於於此

判

萬維慎仍勝前啓一未還為上使道伯查官事不可但以駭然言本曹判堂姑未出任亞堂屢按藩任以此獄理必不生疎頂即別具意見論理回啓仍下該道更令逐一盤問斯速究竟案合讞獄之體以此為先知悉付此獄已具而忽摸似然而多疑實因除良者證難信者證除良元犯莫執湖西之案未知十分覩案完營再查徒見三昧之歸是如乎折肱者不死則足者不死手足傷非速死之斷案則此一可疑也下手與忝觀於此萬最緊而臨時俯仰隨問幻變如桔槔之上下此二可疑也閔李兩漢誰首孰從完查時施周牢於此萬一款發於前錦伯

之爰辭賊刑之下何求不得不可謂公案此三疑也然推其所以然之由叅以所必然之勢則手足傷雖似不至於當下致命而手却之被打猶可以足作行足背之見傷骨酸痛節疼渠動不得渠以飢乏之漢本無絮綿之著而顛仆廣漠之野度過如年之夜此風積雪逼肥徹髓幸有冷媼之覓救僅免道隅之僵死然所以斃者凍且餓也所必斃者足異手也按大明律當寒祛衣服而使之至死者厥罪與殺人同是如乎當寒打足背使之顛仆凍餒仍至殊絕者何異當寒祛衣服手執此論根因優有所歸乎况案因懸錄切禁意推折定則右項目喻之律亦果觀當是乙喻被打二字殊涉不當此前以屢查不決於案因者至於維慎殺徹

之所為勿論若李若閔原其心俱不過一番雪斗憤試鹿拳而止者其勢駭、打之猛而仆之久釀成殺死之變是置若使殺徹而打者何時不可而必在維慎相逢之際何杖不可而猶借維慎所執之鞭乎渠之幸夫渠自打之則為維慎者任之而已見之而已亦何必使渠後陪書者遮幸殺徹之馬乎維慎於此足為元犯矣若使維慎打者騎星叔劣馬者爰怒而打星叔乎騎他馬追到而憂過者橫握而越打乎驛之者維慎則自渠立證可信乎不可信乎殺徹於此足為元犯矣今則道啓曹讞也便沒新奇欲斷此獄先定實因實因而曰可殺也則將何據而償命若實因而歸一則兩禪之中何者為元犯而置僻乎發曹即問于左右相俾各指一的確回啓

